



## 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

###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主编: Karl P. Sauvar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mailto: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编: Riccardo Loschi ([Riccardo.Loschi@columbia.edu](mailto:Riccardo.Loschi@columbia.edu))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论坛,作者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CCSI或我们的合作伙伴与支持者的观点。*

No. 328 2022年4月4日

### 全球价值链的未来: 关键问题

Roger Strange \*

新冠肺炎的流行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化前景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组织活动可行性的担忧。这场疫情的短期影响现在已经受到广泛的认可,其中便涉及到由于消费模式改变以及在许多产品和人员的跨境流动受到限制后全球价值链被破坏而产生的供需副作用。<sup>1</sup>

然而,在新冠疫情之前,全球化已经受到威胁,许多评论员都提到过“缓慢化”或“去全球化”的概念。四个新的现存事实与之尤其相关: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增长;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认识的提高;新数字技术的部署;以及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sup>2</sup>这些现实情况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仍在持续并可能会持续很久。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新现存事实的影响。因此,关键问题是企业是否应该以及如何重新配置全球价值链,以及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回应。

这一新局面让人们对在离岸和/或外包关键全球价值链活动基础上的成本效益商业模式产生了质疑。企业是否应该重新配置其全球价值链,并更加强调稳健性和弹性,<sup>3</sup>从而再外包和/或回收(内部化)全球价值链活动?

重新采购的理由是,供应链缩短,不易受到产品和人员跨境流动限制的影响。但这样的战略放弃了离岸外包带来的成本优势以及国际供应多样化带来的风险降低效益,而再靠岸活动可能仍需要只能从海外采购的必要原材料和投入。<sup>4</sup>更大程度的内部化的理由包括供应更加有保障,协调得到改善,机会主义的重新收缩减少。但反向采购放弃了外部化的好处,包括公司利用稀缺的财务和管理资源进行节约的能力,应对不稳定产出需求更大的灵活性和从

外部供应商获得更便宜和/或更高质量投入更多的渠道，以及利用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的权力不对称的潜力。<sup>5</sup>

简言之，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再外包和/或反向采购是否一定是合适的战略应对措施并不明显，而且它们的可取性可能因行业而异。全球价值链配置通常是特定于产品的，因此过度概括是有风险的。例如，对于一些基本产品来说，再外包和反向采购可能是可行的战略应对措施，但对于拥有更广泛专业供应商网络的复杂产品来说则并非如此。

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措施？在短期内，许多国家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是重新评估自身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依赖，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加强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审查，并培养本土生产能力。这种自省的以邻为壑政策是错误的，因为维持产出的出口市场与确保必要投入的供应同样重要。如果各国政府齐心协力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那这个目标将被最好地实现。<sup>6</sup>

从长远来看，鉴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和传染性（无论是公共卫生还是经济意义），所有政府都需要从新冠疫情中吸取适当的教训，特别是企业无法单独建立全球价值链弹性。政府应参与协调一致的公共卫生举措，以遏制和缓解未来的流行疾病。与此同时，政府显然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通过明智地结合监管、税收/补贴、信息提供和供应适当的基础设施等方式来鼓励企业（和个人）行为发生必要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比较的政策工具也可用于鼓励企业部署新的数字技术，只要这些技术有望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但这些政策无论是单独的还是集体的，都将对分配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些公司将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将加剧跨国公司与各国政府之间已经明显存在的紧张关系。此外，即使存在总体社会效益，一些公司（和个人）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这些分配不对称是当代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也许政府最重要的政策当务之急便是有效地管理这些分配紧张关系，让竞争失败者能够参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赵灏鑫译）

---

\* Roger Strange ([R.N.Strange@sussex.ac.uk](mailto:R.N.Strange@sussex.ac.uk)) 是瑟赛克斯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教授和《国际商业评论》主编。此篇《展望》作者以其 2021 年 4 月 4 日向世界银行网络研讨会发表的“COVID-19 对跨国企业的影响”这一演讲为灵感进行创作。作者希望感谢 Farok Contractor、Gary Gereffi 和一位匿名同行评论员提供的有益的同行评议。

<sup>1</sup> [Roger Strange, "2020 年 Covid-19 大流行和全球价值链", 《工业和商业经济学杂志》, 第 47 卷 \(2020\), pp. 457-458.](#)

<sup>2</sup> [Pervez Ghauri et al., "关于国际商业的研究: 新的现实", 《国际商业评论》, 第 30 卷 \(2021\), pp. 1-2.](#)

<sup>3</sup> 复原力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见 [Gary Gereffi, 在美国关于 "实施供应链复原力" 的立法听证会上的书面证词 \(2020 年 7 月 12 日\), p. 4.](#)

---

<sup>4</sup> 见 [the 2020 年欧盟关键原材料行动计划](#) 和 [2021 年 6 月白宫关于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广泛增长的报告](#)。

<sup>5</sup> Roger Strange, “我们需要一个外部化的理论吗?” 在 Ödül Bozkurt 和 Mike Geppert 编辑的《国际商业和管理的研究议程》(Cheltenham: Elgar, 2021) 中, pp. 23-42。

<sup>6</sup> 见 [Farok Contractor, “世界经济在 2021 年大流行后的十年里将需要更多的全球化,” JIBS \(在线出版, 2021 年 2 月 1 日\)](#), p. 6。

如果附带以下承认, 这篇展望中的材料可以被重印: “Roger Strange, 《全球价值链的未来: 关键问题》,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No. 328, 2022 年 4 月 4 日。经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许可转载(<http://ccsi.columbia.edu>)。”请将复印件发送至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ccsi@law.columbia.edu](mailto:ccsi@law.columbia.edu)。

获取更多信息, 包括关于提交给哥大国际投资展望的信息, 请联系: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Riccardo Loschi, [riccardo.loschi@columbia.edu](mailto:riccardo.loschi@columbia.edu), Luca Jobbagy, [lj2406@columbia.edu](mailto:lj2406@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联合中心, 是一个领先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 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实践和讨论。我们的任务是制定和传播切实可行的办法和解决办法, 并分析当前的政策性问题, 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该中心通过跨学科研究、咨询项目、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以及资源和工具的开发来承担其使命。获取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ccsi.columbia.edu>。

### **最新的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 No.327, Ucheora Onwuamaegbu, 《为投资者-国家仲裁中的国家方提供完善的争端解决保险机制: 确保被告方的早期法律代表》2022 年 3 月 21 日
- No. 326, Meg Kinnear, 《新一代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章程的诞生》2022 年 3 月 7 日
- No. 325, James Otto, 《采矿业 FDI 如何帮助当地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2022 年 2 月 21 日
- No. 324, Charlie Garnjana-Goonchorn, 《国际投资法咨询中心: 完美会阻碍正确吗?》2022 年 2 月 7 日
- No. 323, Julien Chaisse, 《中欧投资协定中的 FDI 与可持续发展: 切合实际》2022 年 1 月 24 日

所有先前的哥大国际投资展望均载于: <https://ccsi.columbia.edu/content/columbia-fdi-perspectives>。